

## 明黄与漆黑



**作者简介:**方紫颖,嘉兴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,作品散见于《读者·校园版》《中学生百科》《嘉兴日报》等刊物。

### ■方紫颖

我很早就在日记本里写下,“我不喜欢冬天”。

寒冷是冬的主旋律,我将手揣进口袋,以此渴求一些零碎的温暖;南方鲜少下雪,所以北国的银装素裹、大雪纷飞都与我无关。天总是黑得很快,它黯淡消沉的模样,令人不由自主地忽略那颗零碎发光的星星。

我安慰自己,冬季就是寒冷的,夜晚就是黑色的。

尽管天气严寒,我依旧出门散步,维持这项自己为数不多的爱好。走出校门,有个卖水果的小贩日日站在路边,我走过去,他便笑笑,问我买不买水果;向西走约百来步,就是一条很热闹的小街。我记得我和朋友们在这里吃了很多好吃的。这些记忆离我很近,也很清晰——上个冬天发生的事,在这个冬天也弥足珍贵。

天气实在太冷了。我慢慢地走着,以一种非常慢的速度,但我并不在意。人需要漫无目的地行走呼吸,这种短暂放空自己的方式令人感到幸福。无需思考那些远大的问题,也不必担忧个体模糊的未来。

漆黑的夜晚里,我只属于我自己。

也许是因为新的一年刚开始,这条街上的人比以往都要多。小贩叫卖的声音在夜晚格外响亮,摊上的货品琳琅满目,像在开启一年的好光景;年迈的夫妇佝偻着背,不紧不慢的背影有种岁月的沉淀感;年轻的女孩手挽着手,拎着大包小包嬉笑着往前走。明明是寒冷得令人心生疲倦的季节,人们依旧带着对新一年的期待和对生活的热爱,行走在这条小街上。

灯光明亮,映在每个人的脸上,洋溢出一片欢欣的喜悦。我走到了这条路的尽头,正欲折返之际,一簇明媚跌进我的眼帘。

那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爱心,由落叶堆砌,缀以明黄的色彩,令人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暖意。世界忽然变得明媚了。是怎样的人在繁忙的生活里耐心收集落叶,又耐心将其拼成一个爱心;冬风对这一作品是如何温柔,又是如何维持着它的完整与美丽;来来往往的行人看见这个爱心是如何惊喜,又是如何记录这一平凡温暖的城市景观?

答案并不重要。我拿出手机,将它收入镜头之中。落叶层层堆砌,我想自己不会忘记这个令人惊喜的美好了。它是那样热烈、纯粹,像是新年的一个小小彩蛋,让人雀跃欢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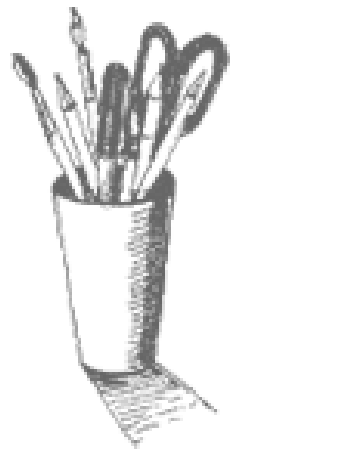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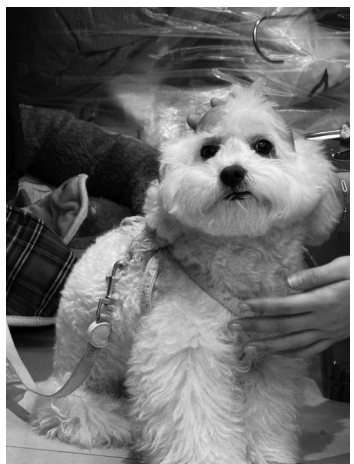
夜幕沉沉。小贩还在叫卖,行人依旧来来往往,热腾腾的生活气息不为冬天所束缚,而是通过落叶与爱心折射出了别样的光彩。我抬头看看天,它依旧漆黑,宛若一块纯黑的电影幕布,却放映人们认真生活的每一幕。

我慢慢往回走,再次想起自己在日记本上写下的,“我不喜欢冬天”。我无法反驳那时的自己,毕竟过去那些一字一句的记录,都有其存在的道理;但此刻我也清晰认识到,哪怕在寒冷漆黑的严冬,生命同样会绽放出别样的明黄暖光。总有些纯粹的美好与人不期而遇,以落叶为载体,安静讲述着有关自然与人类的亲密,以及人与人之间传递着的那份温暖。

夜晚漆黑,但并不妨碍明日冬阳冉冉升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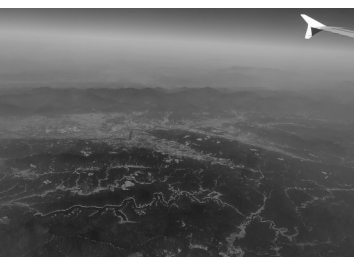
我回过头。那颗落叶堆成的爱心处于原地,行人熙熙攘攘,皆向它投以好奇又喜悦的目光。寒风吹落树梢上的叶子,它们有些落在这颗爱心上,让这份明黄变得更为斑斓。

缀以生命的热情与生活的热忱,整个世界化作一幅明黄与漆黑交错画。



### 编前语

我们习惯用镜头对焦,把那些想留住的瞬间,变成一方永恒的像素。当2026年的序幕拉开,你的指尖为哪一个瞬间按下了第一次快门?或许,是一场跨年烟火,宣告着你对新年的热烈期许;或许,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,是你与宁静的悄然约定;又或许,只是一只打着哈欠的猫,一句无厘头的截屏……我们想邀请你分享这“2026年的第一帧”,告诉我们它背后的故事与期许。



## 平凡的你

起:“运那么多东西到东门多累,让我载你们过去,方便。”

“两个人多少钱?”我问。他摆摆手:“给十块就好。”

朋友恰好回来,我便和他约好,如果八点半前收拾妥当就给他打电话。他点点头:“我会等,但也别太晚,我还要回家吃饭……”

回到寝室,我心不在焉,把护发素当成洗发水,又差点把刚晾干的衣服丢进洗手池。我的态度实在太差了——对一个在寒风中等待,不知要碰壁几次才能接上一单的陌生人。我不该给他一个似是而非的希望,让他一个人在几米开外,不远不近地徘徊。

收拾过半,我下楼丢垃圾,不经意瞥见了。他沉默地站在走廊外侧,在昏黄的灯光下,像一棵依然挺立的老松。我想,他或许本不是个爱说话的人。

回寝室后,我加快了收拾的速度,和朋友大包小包到达楼下时,却不见那辆灰扑扑的电动三轮车。我拨通电话,不多时,眼前便出现了他的身影。他一言不发,把最后的行李箱扛上了敞篷的后座。支付时,他亮出的收款码昵称是“专业烤冷面”。我笑着调侃,“叔,你还兼职冷面的生意呢?”

他自豪地说这是他儿子的摊,就在学生最爱去的集市

里。那一刻,他寥寥数语中勾勒出的父爱告诉我,为家人分担,本身就是一种幸福。

“你们不知道?”他颇为惊奇。

“当然见过!”我连忙搭腔,此言非虚,我确实经过那家冷面摊数次,只是未曾驻足购买。以后,或许可以尝尝。

坐在大叔身侧,穿行在熟悉的校园里,我思绪万千。他日复一日地行驶在相同的路上,搭载着萍水相逢的我们,他看到的风景会不会不一样呢?目光落在他那双快要融入夜色的墨蓝色手套上,我忽然举起手机,对着他拍了一张。角度很怪,光线也不好,却是我今年最满意的一张相片。

到达终点,他有条不紊地帮我们卸货,我甚至来不及道一声“再见”,那辆轰鸣的车子就已转身,消失在浓郁的夜色里。我欠他一句谢谢,也挂念他何时才能吃上那顿迟来的晚餐。

其实我见过他很多次,那辆灰扑扑的车上总会跳下来不同的学生,拎着各色行李。但我从未费心记过他,只留下一道黑沉沉的剪影。即便此刻,刚刚与他同坐几分钟后,他的样貌也已模糊,散落在雾蒙蒙的灯光里。

但我知道,下次擦肩而过时,我一定能认出他。

是他。千千万万个,渺小但努力生活的他。

## 龙迹

没人吃的五仁月饼,仿佛听见不远处,夹杂着欣喜与叹息的生产线的轰鸣。

它有时候是“荒诞”,有时候是“无常”。喜讯与噩运接踵,浪头一个个打来,忽而低迷、忽而亢亢。我看见“一山放过一山拦”的所谓“上岸”,落在各人头上,也是云卷云舒、不辨晴雨。我素来杞人忧天。翠翠等待惟迟,流浪浪等待我多。他们也许明天就会来到,也许再也不会。我听见歌尔蒙德猜测“也许一切艺术,甚至一切神性,都源自对死亡的恐惧”,我猜不止这些。

每当我躺在所谓“思想”的高枕之上,这一粒豌豆,就会残酷地嵌入我的躯体。“高屋建瓴”,是一道剥离血肉的锐利目光,它会刺痛麻木的世俗,戕害浸泡在世俗里的、幸福的生活。我知道退路一直都在后方。

第二天上了飞机。飞机从重庆飞往杭州。小窗外风云变幻,我竟目睹了一处“龙迹”。

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山脉、什么支流。在“概念”与“词语”之前,我只带着本能的情感,与地球坦诚相见。

这是最原始的地球,莽莽山体,只如大树裸出地表的根

脉,蛇行而去。夸父的跟腱、踝骨,逶迤而至骀膊。一根健硕坚韧的动脉,汨汨东流。高原上它生出无数鳞片、腿爪,须眉昂扬,背脊遒劲。它的神情庄严而温和,无爱无恨,不问功德与罪孽。

我寻觅它的子民的踪迹。没有村庄聚落,零星一小片开垦的土壤也几乎没有,荒茫接着荒茫,仿佛盘古走过的滩涂。

我想起摩天大楼,造在土地里的、脑海里的,蜂巢式层层叠叠,自诩高妙却危如累卵。

今日见此“龙迹”,恍若那天我读到佩索阿的《神秘的诗人》,醍醐灌顶。诗说:

“只有那些不理解花朵、石头和河流的人,才谈论他们的感觉。谈论石头、花朵和河流的灵魂,

就是谈论他们自己和他人的虚假思想。

感谢上帝,石头只是石头,河流只是河流,花朵只是花朵。

至于我,我写我的散文诗,我很平静,

因为我知道我理解自然的外观,

而不理解它的内核,因为自然并没有内核。”

## 第一场雪

雪!我奔向楼梯,正好瞥见同为期末奋战的室友,似乎是某种心灵感应,一个眼神,她便读懂了我无声的呼唤,微笑起身,与我一同冲向门外。

门外早已散落着些许身影,在冷风里,有的旋转、有的来回蹦跹、有的就这样静静地站着,没有一个人撑伞,似乎都在竭力留住这一份从天而降的美好。雪越下越大,变成了真正的漫天纷飞。它们乘风而来,远看像斜斜的雨丝,是极淡且细小的,却又不像水的透,有一种阻挡一切的纯白的力量,越到眼前,这雪的白也就愈发浓郁与强烈,雪粒也似乎膨胀开来,直到掠过眼角,落在村里的领口,被雪拥入怀中也是一种冷冷的幸福。

“来,拍个照!”我拉过好友,定格下2026年与雪的初次“会晤”。我们轮番在图书馆门口拍照、录像,想把这份纯净与希冀,分享给数千里外的亲友。我忍不住伸出舌头,想尝一尝雪的滋味,比雪先涌向舌尖的是凛冽的空气,接着才是小小的雪粒,其实并无特别的味道,只觉得一丝丝的冰

冷,在嘴里瞬间化开,然而,当雪落在舌尖上的刹那——惊喜的感触,会让我记住一辈子。

恋恋不舍地回到馆内,我心里还畅想着:雪会不会越大,大到可以堆雪人、打雪仗?说不定到午夜时分,满地的雪会静静地等我醒来……我瞥向窗外,湖上木廊的边缘已积起一层细薄的白,蜿蜒到视野之外。凉亭的飞檐上也堆着一道弯弯的雪,先停在翘出的顶端,又滑落到底部的砖瓦上,我把这番景象当作大雪给我的承诺,于是安心打开书,继续复习。

然而,南方的雪,终究是吝啬的。午后,地面上已然不见雪的踪迹,只剩一摊摊已经晕开的水渍。

北方的雪,有晶莹剔透的冰花,有厚实饱满的雪堆。但此刻,我心中依然为这转瞬即逝的南方之雪而溢满感动——它带来了雪覆黛瓦的诗意,带来了水雪交融的朦胧,更带来了红梅枝头的那一抹惊喜。

或许正是因为它来之不易、稍纵即逝,才藏下了我们那么多的珍惜与感动。



**作者简介:**周琅满,嘉兴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,热爱阅读与写作,相信文字是有力量的,我们能在文字中共振。

### ■周琅满

一场旅行最值得收纳的,不是风景,而是寻常街头,我们的相遇、欢笑,同框定格。

2026年的回忆从江西开始。镜头里最珍贵的年度第一帧,并非名山大川,而是我们相遇与相聚的故事。

我们结识于大学社团,曾一起走过湘西支教的山村。那时还不懂学姐那句“社团结束后就很难凑齐了”的真正重量。直到大家各奔东西,才明白“凑齐”本身就是一场需要排除万难的奔赴。四个人要有共同时间,已是不易。所以我们

总说“下次吧”,而下次永远是未知数。直到有人考完试连夜赶车,有人清晨从家里坐硬座出发,有人为此推掉了兼职……才终于换得这一句“走”。

在城市景观大同小异的今天,走马观花的打卡早已失去意义。见面时聊不完的话,一起尝过的小吃,做过的幼稚举动……才是值得郑重“存档”的珍贵存在。

在八一广场的冷风里,我们踌躇良久,终于鼓起勇气,向两位正在拍照的女孩求助。她们笑眼盈盈,连连说“当然可以”。在飘着细雪的陌生街头,那部递出去的相机,像是一封无声的邀请函,一次别样的握手。我始终动容于这种人与人之间轻盈而奇妙的连接——在陌生城市,对陌生人发出请求,并收获毫不犹豫的善意。

女孩很认真地为我们调整站位,路过的行人也自然地绕开,或静静等在取景框外。那一刻,一种温暖的默契在空气中流动。作为感谢,我们也为她们拍下了合照。以相片为媒,我们打开了话匣子,聊起各自的行程与美食,竟像是

偶然相遇的旧友。于是女孩再度举起手机,将我们与她们、与这座广场、与这个夜晚,一同收进了2026年的第一帧影像里。

很久以后,景点与食物的细节大概会淡去。但我会记得,那年冬天我们笑着走过八一广场的街头,不记得聊了什么,只记得大家都笑得很开心;也会记得那两位没有留下名字的女孩,和那些自动避让的路人——那些流动的、温柔的一瞬间,远比像素更清晰地在脑海里存了档。

每个人都像一条独行的轨道,一生中能与另几条轨道短暂交会、并肩一程,已是幸运。我们一次次按下快门,或许就是为这些终将错身的相遇,留下可供回望的坐标。

所以2026年的第一帧,不是江,不是楼,不是雪,是一张四个人都笑着的合照,和它背后那些凑齐的难、遇见的暖,以及我们心甘情愿为之奔赴的、人世间最寻常的相聚。

因为知道人生海海,同框本就很难。而每一次回看,都是对那份“难”与“暖”,一次次温柔的读取。

## “妙妙屋”的米奇



**作者简介:**缪雨洁,嘉兴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,喜欢写作,热爱生活胜过爱生活的意义。

### ■缪雨洁

2025年底从嘉兴开车回家顺便去了趟国清寺,许下新年愿望,原来年好,年年好。经过了四个多小时的车程,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带米奇去洗澡。

高中同学给我起了个外号叫“妙妙屋”,我觉得很可爱,就像我给自己的世界盖了一座房子,里面砌着各种各样独属于我的砖瓦。同龄人小时候一定都看过《米奇妙妙屋》,“今天的精彩,崭新的一天不要等待,起来跳舞,别再发呆”。去年六月份接小狗回家时,我说那就叫米奇吧。它是一只飞耳比熊,我给它的生日定在六一儿童节。

2026开年的第一帧,是

把肥肥柑的皮放在米奇的脑袋上,模仿最近很火的表情包水豚噜噜,它就由着我们搞怪。这一帧是珍贵的。有小狗,有好友,有大笑,有爱,有温暖。

米奇刚到家时肠胃不好,一直吐,因为是新手养狗,我特别担心。睡前我都要叫好几遍它的名字,还有观察它的呼吸。后来习惯了一次次看到米奇做梦,四仰八叉地躺着睡觉,还有打嗝,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安定感。

米奇还总是变样子,把它从小到大的照片拿出来比对,不仔细看都认不出是同一只狗。尴尬期时,它的大耳朵耷下来不透气,因潮湿感染了马拉色菌,需要一直擦药。有一次洗完澡,药膏没抹好,毛发粘成一缕一缕的,一只耳朵立着,一只耳朵耷拉着,样子让人又好气又好笑。

小比熊还总是喜欢板鸭趴,好不舒服。但米奇不懒,我半夜起来上厕所它没有一次落下地跟着。米奇一开始脚只够得着沙发的一半,但现在它都买不到合适长度的衣服了。

它胆子不大,却“又菜又爱玩”。在 market 里被卖蛋糕的推车吓到后,从此只要听到叫卖声就冲人家叫,可推车一靠

近,它又立刻后退。在家给它煮狗粮,它听到剁菜声,就叫个不停,因为它知道这是它的晚饭,整个身子趴在笼子上,像站起来的八爪。

米奇特别贪吃,蓝莓吃了一颗又一颗,还要叨回它的小窝慢慢品尝。我们吃饭的时候,它就把前爪抬起来趴到小桌子上,等待投喂。妈妈总说:“你还没吃饱啊!你不能吃了呀!这不是你吃的!趴下!”米奇也不会生气,就乖乖地趴着,仰着头,眼神无辜地抬头看着饭桌,闻着香味。

小狗换牙一般会把乳牙吃掉,捡到狗牙的概率是万分之几,也代表小狗和主人有着很好的缘分。米奇九月换牙的时候,我们在它窝里捡到它的乳牙。以前从没有想过家里会有一只小狗,现在每天重复率最高的词语就是“米奇”,不过米奇不是简单的词语,是弟弟,是亲人。

小狗哲学家说:“麻麻,你总说时间从手指缝里溜走了,可是我的爪爪之间没有缝,只有毛茸茸。”时间是像从指缝里溜走了一样,但姐姐的手机里也存满了米奇从小到大的照片。是啊,时间没有溜走,它只是把自己藏在毛茸茸里。

米奇是毛茸茸的,舒服的,真切的。